

· 学术论坛 ·

张锡纯动物类药应用特色初探

张瑞珍 刘淑彦 贾云芳 侯仙明

【摘要】 张锡纯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所论方剂中,动物类药应用广泛。在动物类药运用方面,张锡纯善于生用药物,提出鸡内金与水蛭须生用;善于用单味药,如单用水蛭治妇女月闭癥瘕之证、单用蝎子发汗治中风、单用蝉蜕治疮中生蛆等;善于药物配伍,立意新奇,见解独到;善用人身余物,如血余及指甲,不仅单独应用于相应方药中,还常合并使用;服用方法灵活,常视具体情况而灵活变通,诸如药物和面烙极薄小饼作点心服,单味药物泡水代茶饮等。从以上几个方面,可以窥其用药特点之一斑。

【关键词】 张锡纯; 动物药; 应用特色

【中图分类号】 R282.74 **【文献标识码】** A doi:10.3969/j.issn.1674-1749.2013.01.012

动物类中药的应用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。历代的中药文献虽称为“本草”,但其实亦记载了许多动物类药及其他中药。同植物类药相比较,动物类药为血肉有情之品,故多可滋补精血;而其性攻窜,故可用以活血化瘀,疏筋活络,豁痰开窍等。在张锡纯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中共详述了 88 种药物,其中动物类药 14 种。虽然动物类药所占比例远低于植物类药,但是在书中所论方剂中,其应用广泛。鉴于此,笔者尝试就张锡纯对动物类药物的运用特色试作一浅析。

1 善于生用药物

张锡纯对药物喜生用,不主张加以炮制,对生用之理阐释甚详,而且常佐以医案以证之。在动物类药中,提出鸡内金与水蛭须生用。

考历代主要本草著作均认为鸡内金当烧存性、焙用或炒制,未见明确提出生用者。如《本草纲目》认为内金烧存性可治疗遗尿、小便不利、反胃吐食、乳蛾喉闭、口疮等,焙之则可以治疗噤口痢疾。《药性切用》则认为炒内金具有攻腹胀、消坚积的效果。张锡纯则明确提出“鸡内金必须生用,方有效验,若炒熟用之则无效矣”。其解释为“因其含有稀盐酸,是以善于化物,炒之,则其稀盐酸即飞去,所以无效。”在治阴虚劳热方之资生汤中,用生鸡内金二钱,捣碎,取其化有形之积,健补脾胃之功;在治阳虚方之敦复汤亦用生鸡内金钱半,捣细,认为“其健运脾胃之力,既能流通补药之滞,其收涩膀胱之力,又能逗留热药之性也”。而在治癃闭方治鸡内金汤、鸡内金茅根汤中均用生鸡内金,取其善化有形之积的功效。现代研究认为鸡内金对于小肠推进率的影响以生品

最高,各种炮制品都能不同程度地减少小肠推进率^[1],也从实验角度对张锡纯生用鸡内金的认识提供了佐证。

对于水蛭的用法,张锡纯明确提出“最宜生用,甚忌火炙”,认为“近世方书,多谓水蛭必须炙透方可用,不然则在人腹中,能生殖若干水蛭害人,诚属无稽之谈”。并举例证明其功效,“曾治一妇人,经血调和,竟不生育。细询之,少腹有癥瘕一块。遂单用水蛭一两,香油炙透,为末。每服五分,日两次,服完无效。后改用生者,如前服法。一两犹未服完,癥瘕尽消,逾年即生男矣”。阐述提倡生用的原因,“此物生于水中,而色黑味咸气腐,原得水之精气而生。炙之,则伤水之精气,故用之无效。”吕文海等^[2]研究证实水蛭生用在活血化瘀等药效方面确实优于传统烫制品。这一研究成果从现代药理学角度对张锡纯的认识给予了充分肯定。同时其研究认为水蛭丝入药,既有利于其药物成分的煎出,又有利于祛除水蛭体内人为掺入的杂质,优于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》(《药典》)规定的切段入药。生水蛭经超微粉碎,90%的粒度为普通散的 1/4,50%的粒度为普通散的 1/15,且颜色变浅,腥味降低,质地细腻,利于吞服。1/2 煎剂剂量的抗凝血、抗血栓作用优于水蛭丝煎剂,肯定更优于《药典》2000 年版规定的水蛭段煎剂,证明多数临床经验认为水蛭服散效优是正确的,利用超微技术将更有利于水蛭药效的发挥^[2]。

在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所在方剂中亦有用其他动物类药,如滋淋饮中用生猪胰子、宁嗽定喘饮中用生鸡子黄。其他如蝎子、蜈蚣、穿山甲等,亦多生用,以取其奏效迅捷。

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张锡纯所解药物中,动物类药大多生用,而血余与指甲则明确提出血余炮为炭,指甲剪碎炮焦用之。

2 善于用单味药

在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中记载的张锡纯所制之方,具有

作者单位:063503 河北省滦南县司各庄镇中心卫生院内科(张瑞珍);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(刘淑彦、贾云芳、侯仙明)

作者简介:张瑞珍(1975-),女,本科,主治医师。研究方向:张锡纯学术思想研究。E-mail:hxm.h@163.com

药味少而精,药量重而纯,针对性强,疗效确切等特点。在张锡纯丰富的临证经验中,不乏于危急之中辨证使用单味常见之动物药,而收妙手回春之效的记载。如张锡纯曾经“治妇女月闭癥瘕之证,其脉不虚弱者,恒但用水蛭轧细,开水送服一钱,日两次。虽数年瘀血坚结,一月可以尽消。”

在蝎子解中,虽然阐述蝎子为蜈蚣之伍药,但在其验案中亦不乏单用蝎子取效者。“邻庄张马村一壮年,中风半身麻木,无论服何药发汗,其半身分毫无汗。后得一方,用药房中蝎子二两,盐炒轧细,调红糖水顿服之,其半身即出汗,麻木遂愈。”

其他如“蝉蜕解”中论述蝉蜕“若为末单服,又善治疮中生蛆,连服数次其蛆自化。”而羚羊角“所最异者性善退热却不甚凉,虽过用之不致令人寒胃作泄泻,与他凉药不同。此乃具有特殊之良能,非可以寻常药饵之凉热相权衡也。或单用之,或杂他药中,均有显效。”

3 善于药物配伍

动物类中药,性善攻窜,且张锡纯多倡生用,在其治疗经验中亦不乏使用单味药而取得捷效的验案。但为避免药力太过,在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所列方剂中,动物类药亦多与他药配伍使用。立意新奇,见解独到,为历代医家所未发。

如鸡内金与山药配伍,在其资生通脉汤证中,若病者服之见愈而月信不见者,“可用生怀山药四两,煮浓汁,送服鸡内金细末三钱……久之月信必至,盖鸡内金生用,为通月信最要之药,而多用又恐稍损气分,故又多用山药至四两,以倍气分也”。

另有鸡内金与白术配伍,取鸡内金可以运化药力,流通补药之滞,因为白术为健补脾胃之主药,然土性壅滞,故白术多服久服,亦有壅滞之弊,有鸡内金之善消瘀积者以佐之,则补益与宣通并用。在治疗虚劳诸证的方剂中多见这种配伍方法,如资生汤、资生通脉汤等。

《医学衷中参西录》方药解中,张锡纯指出蝎子“善入肝经,搜风发汗,治疮痈抽掣,中风口眼歪斜,或周身麻痹,其性虽毒,转善解毒,消除一切疮疡,为蜈蚣之伍药,其力相得益彰也。”其方剂定风丹、逐风汤中均为蜈蚣与蝎子配伍。

由此可见张锡纯对药性有深刻的了解,故常于临证之际能够灵活配伍,而收奇功。

4 善用人身余物

张锡纯除了深识多种植物、矿物、动物的药性外,对人体自身亦有深刻的认识,故于临证之际常取人身之余物用于治疗药物而获桴鼓之效。其曾用山药调血余炭作粥只旬日便

治愈一他医认为不治的大便下血之人。他认为“人之发原人心血所生,服之能自还原化,有以人补人之妙,则血可不虚”,“且煨之为炭,而又有止血之力也”同时还指出血余具有“化瘀之力”由是观之,血余虽为身之寻常之物,但具有补血、止血、化瘀的功效,诚为治血症之不可多得之妙品。张锡纯还认为血余可作药引与烧裨散并用治疗小便不利之症,因其“又善利小便,更可引阴中所受之邪自小便出也”。

人之指甲亦为寻常之物,笔者常定期去之,而张锡纯认为指甲味微咸,具有开破之性,疮疡将破未破者,敷之可速破。内服能催生下胎衣,鼻嗅之能止衄血,点眼上能消目翳。故张锡纯用其与他药配伍组成磨翳散用于治疗多种目疾。且言“屡奏效”。

除了将血余和指甲单独用在相应方药中,张锡纯亦常将两者合并使用。如在秘传治女子干病方中,即将两者合并用之来治疗女子因瘀而不月者,并称“过数次皆验”,“以治经水一次未来者尤效”。

5 服用方法灵活

张锡纯不仅在临证之际能够灵活配伍药物,在服用方法上,亦视具体情况而灵活变通。如其所举其友人治一小儿疳积病例,所用生鸡内金细末三两,白面半斤,白砂糖不拘多少,和作极薄小饼,焙至焦熟,俾作点心服之,相当于现代的食疗法。其他用药方法如蝉蜕泡水代茶饮等,方式灵活多变,以方便患者服用,取得预期疗效为主。

6 小结

综上所述,张锡纯之所以能将诸药运用的淋漓尽致,挥洒自如,其关键原因就在于其对每种药物的药性有着独到的见解和认识,而对于这种认识是张锡纯通过亲身尝试所得,如对于水蛭、虻虫,皆为破瘀血之品。“然愚尝单用以实验之,虻虫无效,而水蛭有效。”另外张锡纯在用药之时,主要以《神农本草经》为本,但在应用过程中常灵活变通,遵经而不泥经,值得后来者效法。

参 考 文 献

- [1] 李卫先,李飞燕,李达. 鸡内金不同炮制方法水提液对小鼠胃肠运动比较的研究[J]. 湖南中医杂志,2008,24(2):100-101.
- [2] 吕文海,邱福军,王作明. 炮制与超微粉碎对水蛭药效影响的初步实验研究[J]. 中国中药杂志,2001,26(4):241-244.

(收稿日期: 2012-10-26)

(本文编辑: 刘群)